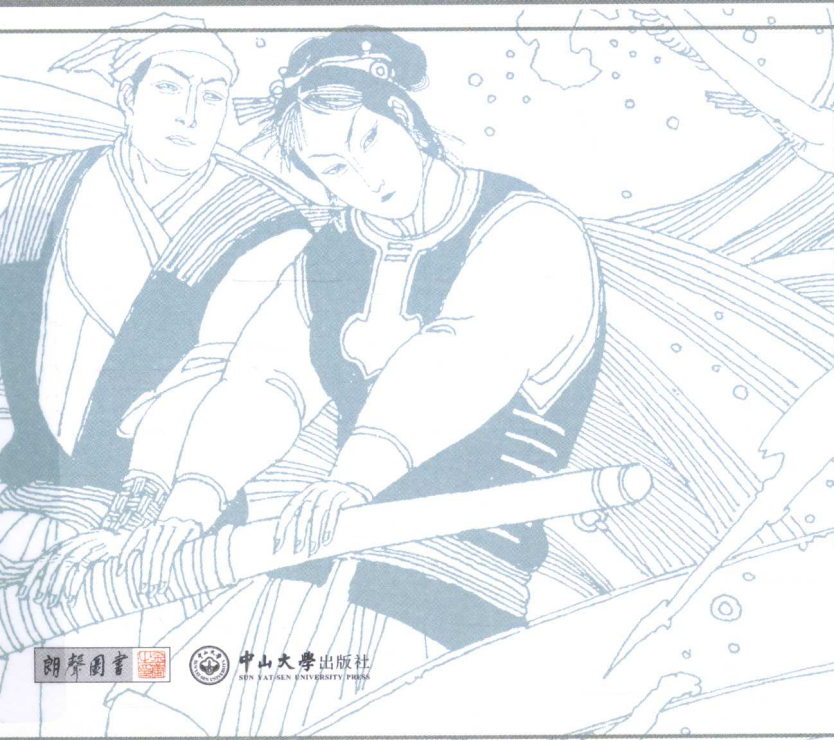


屯海玉子緣

中

天山集新

梁羽生 著



朗聲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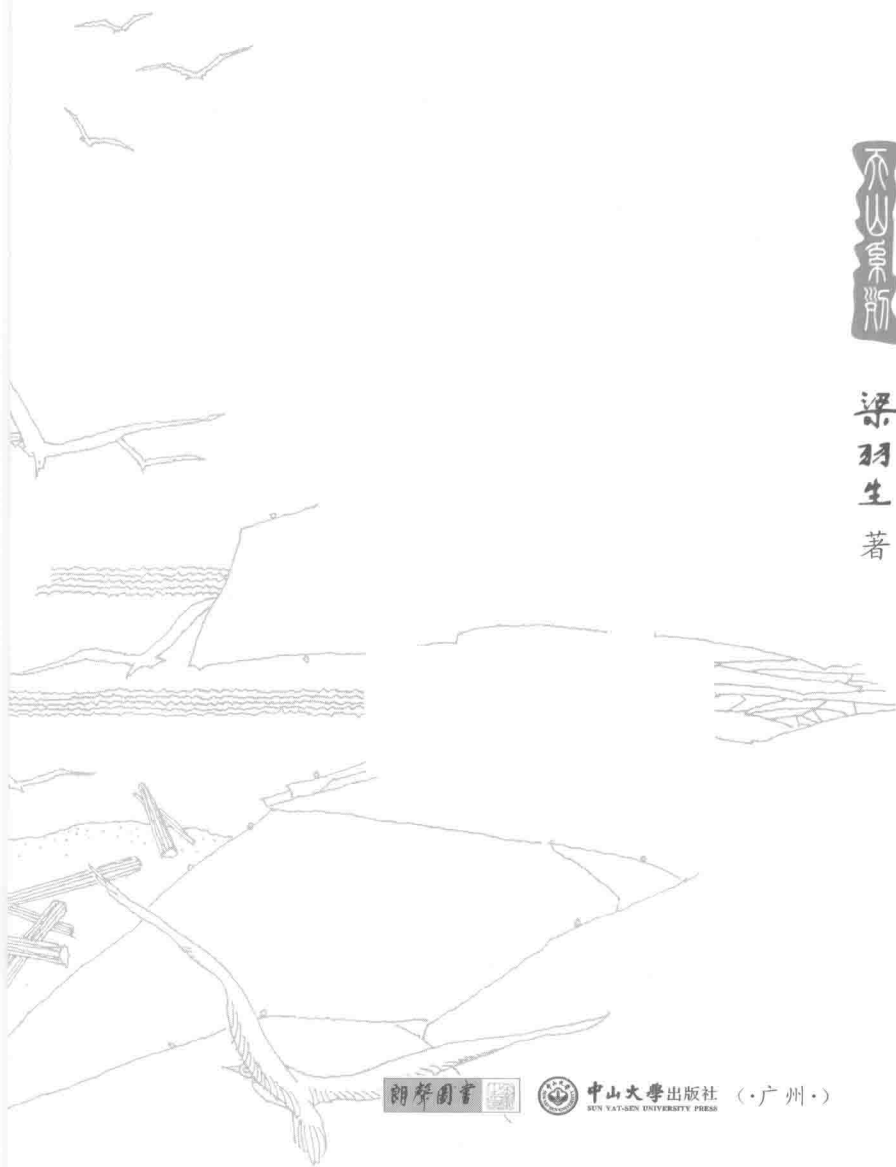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屯海玉弓缘

中

天山出版社

梁羽生 著



朗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廣州·)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海玉弓缘 / 梁羽生著. —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4.7

(梁羽生精品集)

ISBN 978-7-306-04896-7

I. ①云…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1533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69号

朗聲圖書 

本书版权由集锐锐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内地
(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打全国免费电话4008301315,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相应数码并按#键结束。
2. 扫描防伪标上的二维码,按提示输入相应数码。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 十 八 回	弄鬼装神迷侠女 飞花摘叶见神功	299
第 十 九 回	崂山问罪情何忍 黄海浮槎梦已空	315
第 二 十 回	极望遥天愁黯黯 眼中蓬岛路漫漫	331
第二十一回	欲消祸患筹良策 但愿同心化险夷	347
第二十二回	吞舟巨浪兼天涌 裂石熔岩卷地焚	367
第二十三回	频生祸事情何忍 未测芳心意自迷	385
第二十四回	槎通碧汉无多路 土蚀寒花又此坟	399
第二十五回	两代求书留海外 一生低首伴蛾眉	415
第二十六回	识破画图寻秘笈 力张强弩奏奇功	433

第二十七回	青鸟未传云外讯 玉钗难绾再生缘	449
第二十八回	冰宫一觉真成幻 梦境迷离是耶非	467
第二十九回	隐迹埋踪随旧友 传音入密戏高僧	483
第三十回	飞花挫敌疑奇迹 摘叶回枝显异能	499
第三十一回	隔物传功败掌门 飞弹闭穴惊妖孽	519
第三十二回	毒手扬威搜劲敌 冰弹玉剑斗魔头	533
第三十三回	弱女陈情图弭祸 神魔恃势强凌人	549
第三十四回	花明柳暗孤雏现 石破天惊怪客来	565

第十八回 弄鬼装神迷侠女 飞花摘叶见神功

李沁梅有点不高兴的样子，白了江南一眼，说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脾性，金世遗不是有许多人说他怪得不近人情么？即以你江南而论，我也觉得你有点怪里怪气呀！但你们都是最好的人！”江南笑道：“我也没有说厉姑娘是坏人呀，只不过觉得她古怪罢了。”

谷之华本来还有一些话要和李沁梅说的，听她言语对厉胜男甚是维护，知她是感激厉胜男两次相救之恩，想了一想，那些话到了口边，终于吞了回去。

李沁梅倒是有点依依不舍，拉着谷之华道：“可惜咱们只相聚两天，我还未向你请教剑法呢。”谷之华道：“来日方长，即算咱们没有机会碰头，我也会到天山去找你的。嗯，但愿你们能找到金世遗。”江南忽然笑嘻嘻地问道：“谷女侠，你和金大侠的交情也很不错呀，你为什么不肯暂时搁一搁旁的事情，同我们一道去找他？”谷之华笑道：“怪不得人家都叫你做‘多嘴的江南’，我说过不去就不去！”其实谷之华是给江南问得无词以对，所以只好绕个圈子避开，颠倒过来，责备了江南一顿。

分手之后，李沁梅便跟陈天宇夫妻与江南一道，从原路回去，追赶金世遗。路上江南将那次碰到金世遗与谷之华的事情，对她细讲。李沁梅不觉想道：“世遗哥一向和别人难合得来，和他有交情的女子，除我之外，只有一个冰川天女而已。但听江南所说，谷姐姐和厉姐姐与他相识未久，交情也似乎很不错呢。几年不见，难道

他的性情也改变了？”李沁梅一片纯真，还未懂妒忌，只是觉得奇怪。

还有一样令她觉得奇怪的，就是谷之华的坚决不肯与他们同行。她虽然不懂世务，也自感觉到谷之华所说的什么要给义父上坟，乃是一种搪塞之辞。她心中想道：“江南说的倒很有理由，她既然与世遗哥的交通非浅，为什么不能将旁的事情暂搁一下？几年来没有给义父上坟也都过去了，却又为何要急在这一时？谷姐姐本是个热心肠的人，虽只与我相处几天，对我如同姐妹，又为何她不肯多伴我几天，倒好像突然变得寡情薄义了？”

李沁梅怀着满腹疑团，一路上闷闷不乐，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找到金世遗。陈天宇与江南合乘一骑，将江南原来坐的那匹马让给李沁梅，赶了一天，黄昏时分便到了新安市镇，陈天宇出去打听，问过了好些人，都说没见过像金世遗这样形貌的人经过，后来他们又根据厉胜男的话，到市镇后面的土地庙去查访一次，果然有那么一间破烂的庙宇，但庙内灰尘满积，不像是有人到过似的。

幽萍也自起了疑心，说道：“莫非咱们找错了，这不是厉姑娘所说的那座庙宇？”江南道：“我已问过当地的人了，就只有这座土地庙呀，怎的会错？”幽萍道：“你瞧这里可像有人来过的么？”江南笑道：“是不像呀。我没有找错，那位厉姑娘说的只怕就未必是真是了！”李沁梅道：“她为什么要说假话？”陈天宇也道：“或许其中另有缘故，或许是厉姑娘记错了也说不定。”江南道：“或许什么？哪有这许多‘或许’，我说九成是她将咱们故意戏耍！”李沁梅道：“你总是对厉姑娘有成见，她无缘无故，为何要戏弄咱们？”陈天宇道：“是呀，咱们且莫胡乱猜疑。仍然从原路回去查访，过几天再说。”其实他对厉胜男的说话早已有疑心，但心想反正不知道金世遗的行踪，即算厉胜男是存心捉弄，找不着金世遗对自己也没有害处，而且他也想不出厉胜男有什么理由要捉弄他们。

又过了两天，他们一路查访，都未听说有像金世遗这样的人经过。到了第三天晚上，江南沉不住气，又对李沁梅道：“李姑娘，你莫怪我多嘴，我瞧那位厉姑娘确是有点邪门！”李沁梅道：“你别一张嘴就骂人家呀。”江南道：“你这样相信她，你可知道她是什么

来历？”李沁梅道：“不知道。我不像你这样好管闲事，别人不欢喜说，我就不去查问。”江南笑了一笑，说道：“你也别一张嘴就数说我呀。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那样相信她？”李沁梅道：“我与她素昧平生，但她却救过我两次。最近的一次，你是知道了的，还有一次，则是在孟家庄，我被孟老怪囚在石窟之中，也是她将我救出来的。”江南道：“嗯，这就有点怪了，她当时和你谈起了金大侠没有？”李沁梅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江南道：“她救了你之后，对你说些什么？”李沁梅道：“她叫我去找师兄，我照着她所指点的方向，果然找着了。”江南道：“她没有叫你去金大侠吗？”李沁梅道：“没有。咦，你怎的这样再三地问？你也知道那次的事吗？”

江南又笑了一笑，说道：“可见得多嘴也有好处，金大侠那次曾大闹孟家庄，我是听得谷女侠说的。当时还有邛山派的翼仲牟、谢云真等人。不过，金大侠告诉谷姑娘的时候，却没有提起这位厉姑娘。而现在听你所说，这位厉姑娘是救你的人，那么她当时定然是在孟家庄里见到了金世遗，她明明知道你要找金世遗，却又不对你说，却故意指你去找师兄。哈！这里面不是有点古怪？”李沁梅眉头一皱，道：“这话可真？”江南道：“半点不假！你相信我还是相信她？”李沁梅默然不语，低头思索。江南又道：“我知道你不大相信我，那么我再问你，你相信她还是相信谷女侠？”

李沁梅想了一想，说道：“她们两位都是我信服的人。”江南道：“比较起来呢？”李沁梅道：“谷姐姐的师父和我们天山派渊源极深，比较来说，我当然更相信谷姐姐。嗯，你问这种话是什么意思？”江南道：“你是个聪明的人，难道你听不懂谷女侠的话？那日她一再拒绝和咱们同行，言下之意，实是不相信那位厉姑娘的说话。”李沁梅被江南直言点破，一想果然，禁不住说道：“她说世遗哥的主意改变得快，莫非，莫非……”江南笑道：“我看不是金大侠改变主意，而是厉姑娘说的假话。”李沁梅道：“那么他是到青岛准备出海，厉姑娘说他要去苏州找你们，是，是——”江南立即接道：“是编出来的！”李沁梅道：“她为什么要编造这段谎话？”江南道：“你问她去，我怎么会知道？”

李沁梅是个单纯直爽的姑娘，一起了疑心，恨不得立即到青岛

去看个究竟，可是她又不敢断定厉胜男说的假话，好生委决不下，便去和陈天宇夫妻商量。陈天宇夫妻也起了疑心，终于决定了由李沁梅独自赶往青岛，陈天宇则仍回苏州老家。不论谁碰到了金世遗，就在那里等候。李沁梅道：“这样最好，两边都不怕落空。总有一处会碰得见他。”于是分道扬镳，李沁梅单骑上道，前往邛山。

按下李沁梅暂时不表。且说谷之华那日离开了众人之后，心中怀着很重的疑团，猜不透厉胜男是何等样人？她说的话有几分是真？有几分是假？她怅怅惘惘，思量了许久许久，终于也决定了暂时不去给义父上坟，先到青岛去看看究竟。她起了这个主意，连自己也不明白，究竟是想戳穿厉胜男的假话呢，还是为了自己其实也想再见金世遗一面？

谷之华在镇上买了一匹坐骑，一路马不停蹄，到了黄昏时分，约莫赶了将近一百五十里的路程，刚好赶到同安县城，正好投宿。她进入城内，还未找到客店，忽见两个店伙模样的人，上来拦着马头，笑嘻嘻地说道：“姑娘贵姓，可是姓谷吗？”谷之华怔了一怔，说道：“怎么？”那两个店伙道：“我们是祥泰客店的伙计，在同安县里，就数我们这间客店设备最好，房间最多，还有专供女客住宿的雅净房间。我们早已给谷姑娘准备好了住处，就等你老人家赏光了。”谷之华道：“且慢，你怎么知道我姓谷，又怎么知道我今日到此？”那店伙计道：“今日午间已有人替姑娘定下房间了，他说你这个时分一定会到。我们已等了你好大半个时辰了。”谷之华急忙问道：“那是个什么人？”

那店伙笑嘻嘻说道：“是姑娘的兄长定下的房间，错不了的。”谷之华怔了一怔，道：“什么，我的兄长？”那店伙道：“令兄他在前一站等你，你不是从邛山来，要往崂山上清宫进香的么？令兄已说得清清楚楚了，房钱饭钱也都替你预付了。”

谷之华大为惊诧，心想：“除了金世遗与厉胜男之外，谁知道我要前往崂山？是金世遗和我开玩笑呢，还是厉胜男？”那个开玩笑的人已对店伙说明是她的“兄长”，她当然不能够问“兄长”的容貌，心想：我反正要住房吃饭，既来之则安之，且看他还有什么

花招。

店家对她招待得十分周到，住的是上房，吃的是当地有名的辣子鸡，还有好几样精美的小菜。看来那个给她预定房间的人，赏钱定给了不少。

谷之华是个有江湖经验的人，虽然猜想到此事是金世遗或者厉胜男所为，当不会有什么恶意，但也处处小心提防，一晚没有好睡。但这一晚半点事情也没有发生，教谷之华更为纳闷。

第二日谷之华又赶了一天的路，将近黄昏时分，到了一个市镇，名叫“青龙集”。青龙集是一个规模颇大的市镇，按理说谷之华应该在这个市镇投宿，谷之华却故意绕道避开，再赶了十多里路。掌灯时分，才赶到前面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心想：“看你还能够和我开玩笑么？”

哪知一进小镇，又有一个客店伙计模样的人上来迎接，恭恭敬敬地作揖道：“是谷小姐么？小店已给你老人家打扫好房间了，便请赏光。”谷之华只当那个开玩笑的人定是在青龙集给她定下房间的，想不到在这小镇上也布置了这一套。当下笑道：“是我哥哥给我定下的房子么？”那店伙愕了一愕，道：“我们没有见着姑娘的兄长，只见到令尊大人，他叫我们给姑娘准备的，房钱饭钱都付过了。”

这一回轮到谷之华发愣了，心中想道：“这人当真可恶得很，冒充我的兄长也还罢了，这一回却冒充我的父亲。哼，我的父亲是个大坏人，你欢喜冒充就冒充吧！”继一想：“不对，莫非不是同一个人，他既敢冒充我的父亲，当然有上下年纪，不比冒充我的兄长容易假装。”她本来怀疑是金世遗或厉胜男，这时一想不像，心中不禁多了几分惧意。只是那人既冒充她的父亲，她就更不便问那人的形貌了。

可是那店伙却先说了出来，他见谷之华发愣，便道：“姑娘既是姓谷的，形貌也和那位老人家说的相符，错不了吧？令尊大人不是一把斑白的胡须，稍微有点伛偻的吗？”原来这间小镇的客店本钱短少，店伙也生怕接错了人，所以特别小心谨慎，和谷之华对证。

店伙说的那个人正是孟神通的形貌，谷之华这一惊非同小可，

心中想道：“难道不是冒充，当真、当真是他、是他来了？”可是孟神通怎会知道她要前往崂山？何况，他若要追赶自己回去，又何必这样故弄玄虚，形同戏耍？不错，他是个无恶不作的坏人，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亦不需要和女儿开这种玩笑啊！

那店伙又道：“令尊大人精神很好，他说前面纵有几个毛贼，你也不必担心，他一个人尽可对付得了，姑娘，你们是保镖的吧？”在这条路上，常有保暗镖的镖师经过，这店伙有几分江湖阅历，他见谷之华腰悬宝剑，似个有武艺的人，心想父女保镖，做父亲的先走一天，先后照应，在江湖上也并非罕见的事情。加以昨晚那个老人所露的口风和出手的豪阔，在在都暗示出他是镖师身份，所以店伙也就把谷之华当作女镖师了。

谷之华疑心大起：“若当真是他前来追我，我要躲避也躲避不了。若不是他，我倒要看看这个开玩笑的是何等样人？他总得露出本来面目。”便道：“不错，那正是我的爹爹。他还有其他的说话交代吗？”店伙道：“那位老爷子说你今天赶多了路，一定赶得累，叫你好好歇息，明儿可以少赶一程。”那说话似乎他们“父女”早已约好了路程似的。谷之华微微一笑，也不分辩，说道：“好，那你就给我房间吧。”

谷之华随这店伙入店歇宿，暗自思量：“这个人不知是谁，可是聪明得紧！他竟然料到我今天会特地不在青龙集上投宿，我赶多了路，反而落在他的算计之中。我明天偏偏再多赶一程，看他怎样。”

像昨天那间客店一样，招待得十分殷勤，进了房间不久，店伙便送来了一只烤得香喷喷的肥鸡，还有一壶葡萄美酒和几样小菜。谷之华酒量甚浅，烈酒不能入口，但葡萄酒却是她最喜欢的，那几样小菜也合她的心意。不过她为了要起早赶路，也不敢多喝，只喝了小半壶。

不知怎的，这一晚她睡得特别香甜，第二日一觉醒来，只见日影西斜，已经是过了晌午的时分了。她大吃一惊，首先检点东西，宝剑、钱银和身上的玄女剑谱都没有遗失，再试行运功，也是毫无异状。这才放下了心。但这一觉为什么睡得这样久呢？莫说她是个

具有武功的人，即使是普通的人，心里头惦记着明天还要赶路，也断不会睡到日头过午还不知醒的道理。她也怀疑到酒中下了蒙汗药，但一来昨晚完全尝不出异味；二来下蒙汗药必有所图，现在自己毫无损失，他图的又是什么？饶是谷之华绝顶聪明，一时间也想不出其中道理。

谷之华将店伙叫了进来，责备他道：“你瞧，这是什么时候了！为什么不叫醒我？”那店伙陪着笑脸说道：“那位老爷子说过你今天不必赶路，所以我们不敢打扰你老人家。”谷之华气得啼笑皆非，但一想自己事先既没有吩咐他们，也就怪不得人家，何况在昨晚投宿的时候，店伙已把那位“老爷子”的话告诉她了，当时自己也没有否认。

那店伙问道：“姑娘，你午饭要吃些什么？还剩下的那大半壶酒，我给你拿来。”谷之华没好气地说道：“还说那壶酒呢，就是你们的酒累事，是什么药酒不是？害得我睡到日头过午还未醒来！”那店伙叫道：“哎哟，姑娘！你可是错怪我了。那壶酒是令尊大人留给你的啊！是不是药酒我怎能知道？”谷之华道：“吓，是他留给我的，你为何不早说？”那店伙很是惊奇，心想：“这女镖师脾气好大，称呼自己的父亲也是‘他’呀‘他’呀的叫，一点没有礼貌。”当下也没好气地说道：“你爹爹留给你的，还能是毒酒吗？那只肥鸡和那几味小菜，也是他给你预先定下来的，我现在都给你讲清楚了吧，再要照样的弄这几味，今天还办不到呢。”谷之华道：“我不吃午饭了，现在就走。”那店伙巴不得她早走，说道：“房钱饭钱那位老爷子已付过了，你老人家的坐骑也喂饱了，下次你和令尊回来，还请多多照顾。”

谷之华一路走一路思量，蓦然省起：“那个捉弄我在酒中下了令人酣睡的药，他既然不是想偷我的东西，那定然是想阻误我的行程了！”但那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谷之华却是百思莫得其解。

谷之华在路上的茶亭，胡乱吃了一些饼食，到黄昏时分，她已问过路人，知道再走七八里，前面就是一个市镇，她却故意不到镇上投宿，绕路过去，待到天黑，索性弃了坐骑，施展轻功，连夜赶

路，心中想道：“你要延误我的行程。我偏要早两日赶到崂山。”

前面是段山路，天上一弯眉月，月色不大明朗，山上怪石嶙峋，时不时有野兽的叫声传来。谷之华独自赶路，加上这两日来给人捉弄得神魂不定，饶是她身怀绝技，也自有点心怯。正行走间，忽听得山坡上有人磔磔怪笑，谷之华拔出宝剑，喝道：“是人是鬼？”话声未了，忽地“轰隆”声响，一块大石滚了下来。谷之华用了一个“白鹤冲天”的身法，身子凭空拔起数丈，那块大石刚刚从她的脚下滚过。

谷之华拔出宝剑，大怒喝道：“什么人敢施暗算，有胆的就下来较量！”山顶上一个阴沉的声音说道：“有胆的你上来吧，先请你吃吃两块石头！”另一个声音说道：“金世遗哪里去了？你现在可没人撑腰啦，识相的趁早抛下宝剑吧！”

这两个人的声音似曾听过，尤其那老妇的笑声更为刺耳，谷之华一下就想了起来，原来这两个人便是在柳家庄附近和自己交过手的那两个魔头，一个是昆仑散人，一个是桑木姥。谷之华心中一凛，想道：“这两个魔头的本领非同小可，幸好武功最强的那个回人金日碑未见露面，若是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我今晚难逃魔掌。”

谷之华自忖，凭自己的本领斗这两个魔头纵然未能稳操胜算，却也未必落败，反正今晚这场恶战总是难以免了，便即施展“黄鹤冲霄”的身法，飞身一掠，又拔起数丈，冷冷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你们二位，昆仑散人，我师父曾饶过你一次性命，金大侠上次对你们也有不杀之恩，你们稍有天良，便该潜踪匿迹，改过从善才是，如今反来害我，当真天理难容！”

昆仑散人一次败给吕四娘，一次败给金世遗，认为是奇耻大辱，给谷之华这么一说，更如火上添油，暴怒喝道：“且看今晚是谁要谁饶命吧！哼，你想我饶命不难，跪下来给我磕三个响头。”谷之华趁他说话的时候，身形又拔上数丈，一抖手一块石子向他打去。谷之华用的是飞蝗石打穴手法，昆仑散人见她将小石打得这样远，而且在昏夜之中，居然能够认出穴道，也不禁吃了一惊，当下一闪闪开，骂道：“野丫头，死到临头还敢逞强，现在就是你跪下来给我磕头，我也不能饶你了！”与桑木姥搬动大石，轰轰隆隆的

又推下来。

谷之华从下面攻上去，石块如雨，闪避甚是艰难，尤其他们时不时推下磨盘般的大石，声势更是吓人。山坡上怪石嶙峋，地形狭窄，好几次险些被大石滚到身边，谷之华心想：“不好，这样一来，我纵上到山头，也要累个半死，哪还有气力和他们打架？”可是若然逃走，他们从背后飞石攻击，危险却是更大。

谷之华正自打不定主意，忽听得桑木姥一声尖叫，石块停止飞下。谷之华抬头一看，只见昆仑散人与桑木姥从另一面飞奔下山，转瞬间，只见远处一团红影晃动，那是昆仑散人的满头红发，隐约听到桑木姥耳环摇动的声音。可以想见他们逃走之时，是如何紧张惶恐！

谷之华大感惊奇，这两个魔头究竟是碰到什么物事，害怕成这个模样？

谷之华跑上山头，朗声说道：“是哪位前辈暗中相助？弟子这厢有礼了。”但见风动树梢，月移花影，空山寂寂，哪里有人？谷之华惊疑更甚，心中想道：“若不是有人暗中相助，那两个魔头为什么会仓皇逃走？若是有人相助，为何又不见踪迹？”要知谷之华自幼跟吕四娘练邛山派的绝顶武功，耳目之灵，身法之快，远非常人可及，连她也看不出半点迹象，若当真是有人暗助，这人的武功之高，岂非不可思议？

谷之华最初心想：“难道是金世遗？”继而一想：“金世遗也未必有这样的本领。”跟着又起了一个疑问：“这个人那个连日戏弄我的人，不知是否同一个人？但那个戏弄我的人想延误我的行程，而这个人却帮我打退强敌，让我得以继续赶路，看来又不像是同一个人。”想来想去，甚至连这两日来戏弄她的人，也不像是同一个人，真是疑团重重，怎样也猜想不透。

谷之华歇了一会，继续赶路，到了天亮时分，以她的脚程，少说也走出了二百里外，白天不便施展轻功，她到附近农家出高价买了一匹青骠，虽然不及马的脚力，比步行却快得多，这样整整的又赶了一天，约摸也走了百多里，黄昏时分，到了莱芜，那已经是山东境内的一个县份了。谷之华赶到县城投宿，心中想道：“看你还

能不能预料得到我的行程？”

这一次果然不再见有店伙出来迎接了，谷之华找了一间客店投宿，她经过了昨日的教训，对食物分外小心，酒固然不敢饮，饭菜也用银簪试过，银簪色泽不变，试出并无下毒，才敢入口。

谷之华赶了两天一夜的路，疲累不堪，却不敢放心熟睡，只在床上打坐养神。幸而她练的是正宗内功，做一会吐纳功夫，便精力复生，疲劳尽失。到了午夜时分，忽听得有人在敲她的房门。

谷之华喝道：“是谁？”店伙的声音应道：“有几位朋友前来看你。”此事本来大出常情，要知她是个单身女子，纵然真的是朋友来访，也不应在这深夜时分，而且店伙也不应放他进来。谷之华本待斥骂，但一想“莫非是那个戏弄我的人来了？好，他既然找上门来，我岂可不见。”便提起宝剑打开房门，这一看，不由得令她吃了一惊。

但见门外站着三个军官，其中两个正是灭法和尚的弟子——御林军的统领秦岱和耿纯，另一个年纪较长，却不认得，只听得秦岱“咦”了一声，叫道：“果然是姓谷的这个贼丫头！”听他口气，似乎他事先也未敢确定房中的女客便是谷之华。

谷之华定睛一看，见来的就是这三个军官，并无灭法和尚在內，心神定了下来，冷笑说道：“原来是耿秦两位大人，邛山会上的威风尚未使尽，还要拿到这里来使吗？可惜我不是令师，没有令师那份涵养的功夫，由得你们辱骂！”耿秦二人在邛山会上被金世遗拿住，当众殴辱，并且迫他们痛骂师尊，这是武林中从所未有的奇耻大辱，如今被谷之华在他们同伴的面前说了出来，当真比掴了他们两记耳光还更令他们难受。耿纯气得跳了起来，大怒喝道：“贼丫头，死到临头，还敢骂人！”谷之华嘻嘻笑道：“骂人是你们的看家本领，我可没有骂你啊！我倒要请问，我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我一不杀人放火，二不侮辱父母师长，怎么会死到临头？”

谷之华话未说完，秦岱早已拔出佩刀，倏地一刀劈下，谷之华冷笑道：“你张嘴骂人，我倒还有点怕你，要讲打么？那你可是自讨苦吃！”横剑一封，但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秦岱用的是“乱披风”的快刀刀法，刀锋一晃，就砍了六下，却被谷之华轻描淡写

的一举化开，就在这弹指之间，谷之华的剑锋也已在他的刀口上碰了六下。谷之华的剑乃是宝剑，秦岱那柄百炼精钢的红毛刀，登时损了六个缺口，幸亏他用的是快刀刀法，一掠即过，受力不大，要不然早已刀毁人伤。

谷之华恨他们那日掘她师父的坟墓，剑招未收，掌势随着拍出，她见过耿秦二人的本领，虽然算得不错，自问还克制得了他们，估量耿秦绝对避不开她这一剑中夹掌的绝招，因此留下五分后劲，准备一打了秦岱之后，立刻再打耿纯的耳光。

另外那个年纪较长的军官一直在旁观战，这时忽然“噫”了一声，飞身跃起，向谷之华搂头一抓，使的竟是大力鹰爪功，身形方起，劲风立即扑面而来。谷之华大吃一惊，幸而她留有五分后劲，掌锋一偏，贴着那军官的掌缘一带，两人都觉虎口酸麻。不过，谷之华乃是被他的内力震麻，而那个军官却是被她的手指戳中穴道。

谷之华的房间外边是一个庭院，地方还相当宽敞，院子里有两棵梧桐树，这时已是深夜，摆龙门阵的客人早已散了，那军官奔下台阶，解下一条软鞭，朗声说道：“谷小姐，你这招拂云手使得很不错呀，久闻吕四娘的玄女剑法妙绝天下，就一并让我开开眼界如何？”

谷之华听这个军官说得很客气，看他神情模样，职位似乎在秦耿二人之上，她礼尚往来，便也抱剑说道：“我在师门不过几年，所得的不过一点皮毛功夫，用来对付小贼还勉强可以，怎入得大人法眼？”她这一句话明里捧了一捧那个军官，暗里却是奚落耿秦二人。

耿纯“哼”了一声道：“谅你也敌不过白大人，识时务的就该抛下宝剑，听候处置。”谷之华道：“啊，原来这位是白大人。请问白大人，你到底是要和我比试呢，还是特地来捉拿我的？我到底犯了你们哪一条王法？”那中年军官慢条斯理地笑了一笑，说道：“谷小姐你别多心，我当然只是想见识你的剑法才和你比试的，至于你和他们两位的过节么，这个，这个，我管不着。嗯，谷小姐，不必客气，你先赐招呀！”谷之华听他答得甚为圆滑，正在琢磨他话中之意，便随口答道：“白大人若然定要赐教，我只好献拙奉陪，

请白大人先赐招！”这本来是江湖上比武之前的一番客套说话，谷之华见他以礼相待，当然不便抢先动手。她以为那个“白大人”也必定要推让一番，哪知她话犹未了，那中年军官便一声笑道：“既然如此，请恕我不客气了！”倏地抖起那条软鞭，一出手便是“连环三鞭”、“回风扫柳”的毒辣招数，刷、刷、刷，风声呼响，卷起了一团鞭影，向她猛扫过来。

谷之华冷不及防，几乎给他的鞭梢扫着，幸而她轻功神妙，百忙中使了个“风飏落花”的身法，随着鞭梢所指，滴溜溜的三个转身，这才险险避开。那中年军官毫不放松，紧接着又使出鞭中夹掌的绝技，长鞭一圈，将谷之华迫得从左斜方跃前两步，他一声笑道：“谷小姐，你不必客气啊！”左臂暴伸，五指如钩，猛地抓下，只听得“卜勒”一声，饶是谷之华闪避得快，衣袖也给他撕去了一幅！

这哪里是寻常的比试？简直就是要人的性命！谷之华猛然醒悟，敢情这个白大人是借口比试，想把她打得重伤，最少也弄得她筋疲力竭，然后再让那耿秦二人将她捉拿。怪不得他说不管他们的过节，这无非是顾着自己的身份，免得被耻笑为用车轮战而已。

谷之华本来对这位白大人还有些好感，一想到他用心如此歹毒，不禁心头火起，冷冷说道：“白大人说得对极，动手就不必留情，小女子恭敬不如从命了！”剑锋一划，寒光陡起，左一剑“春雷乍展”，右一剑“流泉下滩”，登时也把玄女剑法的精妙招数尽量施展开来，剑剑指向那个中年军官的命门要害！

玄女剑法乃是当世的第一等上乘剑法，可惜谷之华稍欠火候，威力未能尽量发挥，只能够把那位“白大人”挡住。那位“白大人”鞭长力重，加以他的大力鹰爪功十分厉害，谷之华不论怎样乘瑕觅隙，也近不了他的身前。两人拼斗了三十多招，仍然是个平手之局，谁都占不了便宜。那位白大人心中暗暗叫苦，生怕在下属的面前损了自己的颜面，而谷之华也在暗暗奇怪：“他们怎么知道我住在此间？”

原来这个中年军官名叫白良骥，乃是御林军的副指挥使，他是奉命去协助山东巡抚捉拿一个极厉害的海盗的。秦岱、耿纯被金世遗赶下邛山之后，没面目再见师父，回到京师，白良骥和他们交情